

T5413/4454(1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外洛集卷之十七

乞恩休致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臣

謹

奏為乞

恩休致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吏部行山東布政司留疏遺巡撫都

御史陳公鳳梧奏薦略曰臣伏見右叅議韓邦

奇秉恬退之節抱經濟之才偶因脾疾之攻遂

起思親之念既上疏以乞休即促裝而就道伏

望

皇上軫念人才難得將本官暫令致仕以遂其恬退  
之節病痊起用以盡其經濟之才吏部覆題奉  
聖旨韓邦奇暫准致仕病痊之日有司奏來起用

○○乞恩休致事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臣  
謹

奏為乞

恩休致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疏遺疏

○○再乞天恩休致事

謹

奏為再乞

天恩休致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疏遺致仕間陞副使

○○懇乞天恩休致事

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臣  
謹

奏為懇乞

天恩休致事吏部覆題奉

聖旨韓邦奇准致仕疏遺

○○乞恩休致事

南京太僕寺丞臣  
謹

奏為乞

恩休致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吏部行南京太僕寺留疏遺

○十分病危再乞天恩休致事

謹

奏為十分病危再乞

天恩休致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吏部行南京吏部留疏遺

○乞恩休致事

大理寺左少卿臣

謹

奏為乞

恩休致事吏部覆題奉

聖旨韓邦奇不准致仕疏遺

○久病不時舉發再乞天恩休致事

謹

奏為久病不時舉發再乞

天恩休致事臣見年五十五歲陝西西安府同州朝

邑縣人由進士歷任今職臣先因感患勞瘁之

疾已於去年十月十七日具

奏乞休吏部題奉

欽依不准致仕臣復用藥調理未曾全愈感

恩思奮扶疾而出自後不時舉發入春以來遂加沉

劇臣疾留連困苦前奏備陳其狀不敢再瀆

天聽伏念臣才質凡庸自入仕以來五蒙罷免自分

終身里舍幸而遭際

聖明三起臣於廢病之餘歷擢臣以華要之職臣雖

粉骨碎身無以仰答

恩遇而臣福緣淺薄驅策不前無可効涓埃之地伏

望

聖慈矜臣病篤容臣休致使臣得返骸骨於鄉土則

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專差親齎謹具奏

聞

嘉靖拾貳年貳月

日

聖旨韓邦奇不准致仕

○舊疾大作乞一恩休致事疏

吏部為舊疾大作乞

恩休致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韓

奏臣見年伍拾柒歲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人  
由進士歷任今職臣素有痰濕之疾不時舉發  
八秋以來遂加沉劇晝則頭眩困卧夜則發熱  
盜汗兩目腫赤精神短少飲食日減形體日削  
察其病勢終不能愈况臣身任巡撫責寄民兵  
任大責重豈衰病之人可卧治哉伏念臣一介  
書生荷蒙

眷遇秩至三品官至都御史感

恩圖報際時宣力臣之本心而臣才微命薄福過生  
蓄遂至如此雖犬馬之心無已而蒲柳之資早

彫苟為勉強就列必取尸素之罪矣伏望

聖恩容臣休致則臣此後一日餘年皆

聖恩之所

賜是臣之一身進與退均荷

大造之仁也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本官才望素隆地方倚重暫爾有疾難擬休致

合容貴職煩為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嘉靖拾肆年玖月拾柒日

○舊病大作再乞 天恩休致事

臣謹

奏為舊病大作再乞

天恩休致事臣疾危迫前疏已具不敢再陳煩瀆

聖聽伏念臣迂腐拘儒遭際

聖明三起臣於廢病之餘歷擢臣以華要之職負此

海嶽之

恩未有涓埃之報匪躬委命臣子之分也况當群賢

彙征之時臣雖愚下豈無奮庸之念但臣疾委

實日加沉劇不能驅策而在外巡撫之官責任

重大居則綜理政務出則巡歷地方豈衰病之  
人所能勉強哉伏望

聖明矜臣久疾察臣愚誠容臣休致則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嘉靖拾肆年玖月叁拾日奉

聖旨韓邦奇不准致仕

○久病不痊懇乞 天恩休致事

謹

奏為久病不痊懇乞

天恩休致事臣素有痰濕之疾不時舉發已於去年  
八月十二月內二次乞休伏蒙

聖恩不准致仕臣感

恩思奮強起視事乃自今年交春以來日加沉劇即  
今腰膝酸痛兩目赤腫夜則盜汗不眠晝則昏  
沉困鬱飲食減損形體消弱蓋臣疾起於火熱  
入春木旺遂至如此交夏火盛難保生全矣伏  
念臣入仕以來仰荷

聖恩優沃

天高地厚嶽重海深正當少竭犬馬之勞用伸芹曝

之願而臣福緣淺薄遂至如此雖瞻

天慈

闕涖更未忘而氣乏力憊驅策難進故敢復陳血誠  
懇瀆

天聽伏望

陛下矜臣久疾容臣休致使臣得遂首丘之願則臣  
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嘉靖拾伍年貳月

日吏部移咨以大義責



〇〇 久病纏綿調治不痊懇乞 天恩休致事

謹

奏為久病纏綿調治不痊懇乞

天恩休致事臣於去年八月間舊疾復作具疏乞休  
十月間再疏乞休伏蒙

聖恩不准致仕臣扶疾辦事殊不能支於今年三月  
二十五日三疏乞休至今未蒙該部

題覆顧臣病委係沉劇留連調理已經改歲藥餌  
全未即功伏念臣遭際

明時荷

皇上覆載之

恩瞻

天慈

聖感

恩圖報之心臣前疏已備披瀝血誠不敢復陳以瀆  
天聽但臣病日深一日無望生全况臣身後無述事  
之子出門乏資旅之人誠恐自此不起遂至遺  
襯他鄉良可哀也伏望

皇上矜臣久病察臣愚誠容臣休致使臣得遂首丘  
之願則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專差親齎謹具奏聞

嘉靖拾伍年肆月貳拾柒日

○父病危篤調理不痊乞恩休致事

謹

奏為父病危篤調理不痊乞

恩休致事臣素有痰濕之疾不時舉發近於去年八月間赴邊隨帶綿衣數少比至十一月間夜趨寧武關偶遇大雪衣薄感寒用藥調理留連至三月初旬方得少愈因旱少雨臣勉強赴城隍

廟祈禱遂致勞復即今晝則畏風戰慄夜則盜汗發熱且兩耳龍閉百事健忘至於目流冷淚鼻引清涕則又人所共見也蓋以衰暮之年當此大病又不得專意靜養生全且難保矣况望其精神復舊而可居官理事乎伏念臣一芥儒生叨蒙

恩遇官至九卿三品雖効死於職分所當然但臣身為巡撫青寄民兵既已衰病昏憤久則事廢法弛遺患地方所係非輕也伏望

聖明憫臣衰病察臣愚誠容臣致仕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專差親齎謹具奏  
聞

嘉靖拾柒年叁月叁拾日

疏

〇〇久病不痊再乞一天恩休致事

吏部為久病不痊再乞

天恩休致事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吏科抄出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韓邦奇奏臣以舊病大作於  
本年三月三十日具奏乞休未准該部查覆臣  
疾危迫之狀衰弱之態不得已之情前疏悉具

不敢重覆煩瀆

聖聽伏念臣一芥書生遭遇

聖明官至九卿三品雖粉骨碎身不能圖報

聖恩之萬一但臣疾委實留連日久不愈始以醫藥  
繼以灸火皆不見效即今昏沉困卧晝夜呻吟  
且又心牽官事憂懼不寧愈加沉劇一旦遺榷  
異鄉情實可哀臣幸身際

明時當賢智奮庸之際而臣福緣淺薄遂至於此伏  
望

皇上矜臣衰病察臣愚誠容臣休致使臣得遂首丘

之願則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提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地方右副都御史韓  
邦奇奏稱有疾乞要休致一節為照本官人品  
豪邁強學且文遭際

聖明陟官中外卓有令聞方當精力未衰之年正期  
奮庸一面之寄但感患前疾日久不痊以故屢  
奏乞休詞意懇切况本官兼理軍機邊務委非  
卧病所宜相應議處合無候

命下准令本官回籍致仕調理員缺另行推補待病  
痊之日有司具

奏起用庶有用之材不致終棄可惜但係巡撫重  
臣去留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緣係久病不痊再乞

天恩休致及節奉

聖旨吏部知道事理嘉靖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許某等具題本月二十七日

奉

聖旨韓邦奇既有病著致仕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  
此合咨貴職查照本部題奉

明旨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

嘉靖拾柒年陸月叁拾日

疏

○○衰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休致事  
吏部為衰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刑部右侍郎韓邦奇

奏臣見年六十七歲歷任今職臣稟賦素弱疾病

時常舉發乃於今年六月內因中濕熱兩耳出  
膿用藥調理膿止而耳遂重聽聲稍低微即不  
能辨臨事接物有如癡呆深為未便况又痰火  
上攻頭復生瘡發熱盜汗食減不寐時當金水  
之交尚且如此春來木火旺相難保生全矣伏  
念臣一芥書生累蒙

聖恩擢臣至六卿之佐雖粉骨碎身不能圖報於萬  
一而臣福緣淺薄不遂犬馬微誠伏望

聖慈俯憐臣疾容臣休致使臣得遂首丘之願臣不  
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韓邦奇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  
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移咨貴職煩為查照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

嘉靖貳拾肆年拾月初柒日

○七十多病乞恩休致事疏

吏部為七十多病乞

恩休致事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  
科抄出參替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 奏臣見  
年七十歲係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民籍由

進士歷任今職臣伏觀

大明會典一款內外大小官員年七十者聽令致仕  
欽此欽遵今臣年已七十於例相應致仕况臣  
素有痰濕之疾不時舉發每發則潮熱盜汗頭  
眩神昏卧床動經一二月即今暮年尤甚伏念  
臣一介書生遭際

聖明登仕四十二年歷官二十六任位至尚書海嶽  
洪恩未有涓埃之報竭力效勞是臣本心而臣年既  
如此病復如此驅策不前徒懷感戀且南京實  
根本重地而尚書有參贊之責誠非七十多病

卷十七  
之人所能堪也伏望

聖明容臣休致則臣既得這尸素之罪復得遂首丘之願矣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 遵例奏稱七十  
多病乞要休致一節為照本官敍歷中外才望  
素隆年雖七十精力未衰尚堪供職處難准理  
但係南京堂上二品官員去留出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定擬伏乞

聖裁緣係七十多病乞

恩休致及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嘉靖二十七年

二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聞 等具

題本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韓邦奇不准致仕着照舊供職欽此欽遵擬合

就行為此合咨貴職煩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

嘉靖貳拾柒年叁月初肆日

疏

○衰病不能供職懇乞一天恩休致事

吏部為衰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吏科抄出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一奏臣  
 見年七十歲由進士歷任今職臣自幼氣體虛  
 弱疾病時常舉發動輒卧床數月今衰暮之年  
 每疾雖愈精神不能復舊亦自然之理也今年  
 三月感瀉痢之疾一月有餘方愈即出供職六  
 月間面目皆腫至八月間復感瘡疾留連二十  
 八日未得全愈臣心不安勉強復出供職至今  
 瘡疾復作飲食日減寒熱往來徹夜不寐盡日  
 呻吟藥不即功况臣年七十耳暗不能聽微聲

目昏不能視細字神短不能憶往事夫神者一  
 身之主耳目者聰明之用今既如此復加之病  
 日久事廢勢所必至也况留都本兵重任而又  
 加之叅贊大責豈衰病之人所宜居哉伏念臣  
 以一芥草茅荷蒙

聖恩官至尚書雖粉骨碎身尚不足為涓埃之報竭  
 力思効本臣素心而臣衰病至此誠不足以勝  
 重而負大也伏望

聖恩俯察臣誠容臣休致使得遂首丘之願則臣不  
 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內該本官奏為七十多病乞

恩休致事該本部議照本官敝歷中外才望素隆年雖七十精力未衰等因題奉

聖旨韓邦奇不准致仕着照舊供職欽此已行本官欽遵照舊供職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叅替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奏稱衰病不能供職乞要休致一節為照本官歷有年勞素負才望雖稱有疾尚堪調治况奉

旨留用未久處難准理但係南京堂上二品官員去  
留出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定擬伏乞

聖裁緣係衰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及奉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聞 等具題  
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韓邦奇准留用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  
貴職煩照本部題奉

次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

嘉靖貳拾柒年拾壹月貳拾伍日

疏

○衰弱不能供職懇乞一天恩休致事

吏部為衰弱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吏科抄出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奏臣  
見年七十一歲由進士歷任今職緣臣稟氣素  
弱自幼多疾年逾七十衰殘特甚先於嘉靖二  
十七年正月內七十循例具奏乞休該吏部題  
覆伏蒙

聖旨韓邦奇不准致仕着照舊供職欽此欽遵臣即  
扶病任事至本年十月內疾復大作臣再具奏  
乞休亦該吏部題覆伏蒙

聖旨韓邦奇准留用欽此欽遵臣感激屏營望  
闕叩頭恭謝

天恩勉強供職外但臣兩耳重聽兩目欠明於心實  
為不安於力實亦難支臣衰殘之狀前奏已具  
不敢復陳上瀆

聖聽伏念臣疾時作時止或有愈時至於耳暗目昏  
力弱則臣衰暮之年當日甚一日無復回少之

時矣且臣官為尚書四司屬官每日升堂稟事不但一時一事而已臣聽欠聰應答一或有差誤事不小况臣又兼參贊之責儻或有機密重事若高聲大言豈不宣泄而衙門時有奏本字畫謹細臣必映對日光方能看視一入暗室即不能見矣臣遭際

聖明官至尚書感

恩圖報是臣本心而臣福緣淺薄衰殘至此臣亦不勝其自傷矣伏望

聖明俯察臣誠憫臣衰殘容臣休致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 奏稱衰弱不能供職乞要休致一節為照本官敍歷中外才望素優况精力未衰雖稱有疾尚堪調理遽令休致似為可惜但係南京二品堂上官員去留出 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定擬伏乞

聖裁緣係衰弱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及奉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初六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聞 等具題本月

初八日奉

聖旨韓邦奇既精力未衰着照舊供職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貴職煩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嘉靖貳拾捌年伍月初玖日

〇〇衰年耳暗目昏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

吏部為衰年耳暗目昏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吏科抄出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 奏臣

見年七十一歲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人由

進士歷任今職伏念臣一芥書生遭逢

聖主官至尚書雖粉骨碎身無以酬

洪恩於萬一竭力圖報臣之本心但臣稟氣素弱年

過七十衰殘特甚痰瘧時發困乏護牀耳目視

聽皆失其思臣為尚書之官各司屬官每日每

事公堂稟說臣既重聽應答一或有差誤事不

小然此高聲尚可聽聞至於臣之兩日本年四

月間右目忽然失明精有白點瞳人不照已成  
殘疾今於十月初左日昏花初則不能辯細字  
既而雖常行文移字面亦不能辯用藥點服幾  
一月皆不見效居官而視聽如此其職隳事廢  
必然矣臣入仕四十餘年歷官二十餘任雖懷  
犬馬之心未有涓埃之報而臣福緣淺薄遂至  
廢疾臣瞻

天恩

闕伏枕流泣不勝其自傷矣伏望

聖明俯察臣誠憐臣衰病容臣休致使得遂首丘之

願則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嘉靖二十  
七年二月內該本官奏為七十多病乞

恩休致事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韓邦奇不准致仕著照舊供職欽此本年十一  
月續該本官奏為衰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韓邦奇准留用欽此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內又  
該本官奏為衰弱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事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韓邦奇既精力未衰着照舊供職欽此已經咨  
行本官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  
得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 奏稱衰年耳  
暗目昏不能供職乞要容令休致一節為照本  
官敝歷中外才望素優近因衰病節次具奏休  
致累奉

明旨留用今復奏稱前因情詞懇切似非得已合無  
准令致仕惟復別有

定奪但係南京二品堂上官員去留出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定擬伏乞

聖裁緣係衰年耳暗目昏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休致及奉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嘉靖二十八年十二  
月十三日本部尚書夏 等具題本月十五日  
奉

聖旨韓邦奇既屢奏衰病情詞懇切准致仕欽此欽  
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貴職煩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

嘉靖貳拾捌年拾貳月拾柒日

漢宋三代與我

國家防邊之法不同漢唐宋防之之法密我

國家防之之法疎其故何也漢高帝當匈奴冒頓蓋

振古豪傑平東北諸胡獨霸虜中初控弦四十萬高

帝憚之天下既定乘百戰之威自將至平城被圍

非陳平之計幾至敗亡故其防之也極其詳四百

年間君臣上下日夕講求非戰鬪則和親未嘗一

日忘唐太宗當匈奴突厥之強至于稱臣請兵以

取天下故其防之之法亦甚詳宋則當遼金元之

強自朝廷以及閭閻所事者歲幣戍兵也我  
國家當元之甚弱蓋元自太祖入中華世祖一統宇  
內一百五十年來虜人化爲中國人視中國人爲  
尤弱而兵之一事爲尤弱蓋中國腹裏武事雖弛  
猶有備邊之兵元則華夷一統雖邊備亦無矣况  
當時凡百苦役皆漢人力辦虜人驕惰尤甚是以  
我

太祖旣平群盜命徐達北定中原元人卽北遁未嘗  
向南發一矢我兵復窮追至不敢相見又值我  
文皇之英武三犁虜庭虜人破膽遠遁蓋以平日屋

居穀食之人一旦身無居腹無食救死之不暇雖  
尋常之兵臨之亦不能支况我百戰之兵乎是以  
防邊之兵較前代爲踈蓋前代當虜之強我

國家當虜之弱今我承平二百年人不知兵而彼生  
養教習亦二百年復其故性若之何而守株以待  
乎可憂也

今之邊事不大改革軍威必不能振所謂改革者  
無他修復

祖宗之故酌以漢唐之法而行之耳今議者皆曰任  
將考其說皆壞將之道也古之任將者築壇推轂



君命不受故將得以行其志今豈無將特不用耳  
所謂用者非與之官也盡其用也今將之在軍叱  
喝而奴隸視者十餘輩奴顏婢氣一人欠謹而譏  
斥至矣漢唐以來邊將非一人上下幾千年考之  
載籍何曾遣一使至軍查勘哉此明白而易見者  
我  
祖宗朝亦罕有之近者每一交鋒即遣一使而使者  
又不曉  
國體軍機務在羅織其罪必去之以自尊崇安有才  
難之惜使為將者惴惴焉手足無措避罪之不暇

之處供頂核核等

此處另起一處做此

安能自奮揚哉至於人才剝落臨時無措則出之  
圖圍之中譬之傷弓之鳥見矢而驚寧能飲啄於  
洲渚之中哉即使子牙遇此時彼惟卒釣於渭濱  
耳強而付之將亦莫如之何也已

建元二年衛青至龍城斬虜首數百將軍敖亦亡  
七千騎

元朔元年衛青出鴈門斬虜首數千明年匈奴殺  
太守虜漢二千餘人

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斬虜數千獲畜數十萬匹  
青封侯明年匈奴殺代郡太守掠鴈門千餘人又

明年匈奴入定襄殺掠數千人

元朔五年衛青出高厥圍匈奴右賢王王夜獨與愛妾壯騎百餘夜潰圍遁獲右賢裨王十餘人擒殺萬五千餘人獲畜數千百萬是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

元朔六年衛青出定襄擊匈奴斬虜萬餘匈奴殺裨將趙信軍三千信敗降匈奴霍騎敖以八百騎陷匈奴中遂降裨將蘇建全軍敗沒單身遁歸衛青青送武帝赦建罪免為庶人

元狩二年霍去病出塞過支山千餘里執匈奴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斬首八千餘級去病復踰居延斬首三萬二百級獲五王及王母單于閼氏王子千五十九人相國將軍都尉六十六人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掠千餘人

元符四年衛青霍去病入塞擊匈奴青度幕出塞千餘里斬萬餘級至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悉燒其餘粟去病封狼居胥東臨瀚海斬萬四百餘級自是漢與匈奴相持各拘留其使

元封六年匈奴入甘泉張掖殺掠數千人

奇謀勝筭不在高遠切于時務即是奇勝蓋事切

於時務即有益於國家有益於生民如諸葛孔明  
高卧南陽之時熟觀天下之勢曹操據有中原挾  
天子以令諸侯孫權據有江東任賢使能基業已  
固俱不可圖獨蜀漢之地未得豪傑據守可以立  
基故一見昭烈即以為言而終身事業雖志决身  
殲以圖興復不過若此而已矣以高遠言之誅曹  
孫篡弑竊據之罪克復漢家天下豈不光明俊偉  
然勢夫不可行也故司馬微云識時務者呼為俊  
傑且目以為卧龍蓋為此也今天下大計禦寇之  
策雖募百萬之師費億萬之財亦無益於當時其

之  
言

切務惟在於修邊然今之言修邊者每以宣大為  
說則失策甚矣蓋宣大之邊不惟不能修而亦不  
必修何謂不能修宣大之邊廣千餘里力豈易辦  
縱修之亦不能遍守然决不必修也何謂不必修  
蓋車夷之界限本在寧武至山海關一帶界山宣  
大在險之外而鎮城又在外之邊與敵共處一地  
不守險而守之險外以鎮城而置之極邊此古今  
英豪之深意且宣大之設以天下之錢糧選天下  
之兵將守之者非為宣大之地計為屏蔽天下也  
今宣府彈丸之地總兵有正兵副總兵有奇兵遊

擊有遊兵五路有參將四十二城堡皆設兵將大  
同總兵副將遊擊同三路有三參將十七城堡若  
望以屏蔽天下次擇名將而畀之若只保守宣大  
地方中人可以守之半其兵將可以當之又何必  
以修邊為哉所謂不必修也今邊之宜修者山西  
直定順天也力既易成險亦可守樞機在此山西  
之邊自鴈門以東其險可恃此惟一二零賊牽引  
竊入虜騎決不可長驅但有人守之即不可越所  
謂一人當關千夫莫敵者也惟鴈門以西則夷險  
不一其地雖二百餘里然不須修者多其山險處

不必修平漫接修之十不二三其土山平漫者可  
斬削當自偏關宣武舊牆接修之其真武順六一  
帶山口可塞者塞可築者築居庸最險潮河以隨  
時修整不甚費力則天下之事畢矣宣大二鎮各  
城既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其餘民間私建小堡  
一一歸併虜入則堅壁清野又重兵以拒之彼無  
所掠五日則自遁矣候其歸之則邀而擊之且可  
獲功何必修邊為哉此修邊之說也

用兵之要攻與守二者而已守則如前攻則我當  
先發若彼既入後是簡其精兵而來不可以與之

爭鋒惟當固守如前我邊防備乃選將練兵候彼  
數十萬駐牧我邊近地牛羊老小帳房俱在彼必  
以我兵素不出攻不為之備吾乃帥師攻之然必  
為萬全不可敗之勢方可言攻吾察各陣為兵火  
一營且攻且守雖彼百萬之衆四面攻圍亦不礙  
吾之進退可取必勝攻吾前則吾前衝之攻吾後  
則吾後衝之前後左右無不如意進退攻守皆由  
于我雖圍吾十匝則吾益得志兵火營大略以火  
車廂後為陽門板三孔安砲仍以牌遮其口畫為  
虎頭形廂兩頭橫安二砲廂後者扎營用之廂兩

頭者行則用之但用多帶火藥糧草每用火藥手  
五人挽車者十人如東面兵至中軍扯起青單號  
帶第一砲放雙號帶第二砲放三號帶第三砲放  
三砲既畢一砲可裝起矣西南北各如其制若四  
面齊來則四面砲齊放此劄駐時制也若吾欲回  
軍則徐徐行之既圍之固則攻其前若彼圍其左  
右則用橫廂砲後則如常制且行且攻彼必遠遁  
豈敢近吾彼敗則出吾營中軍以擊斬之此乃決  
不敗之陣也都城四面平曠最宜用此陣若於潮  
河川蘆溝橋左近為此營則必不敢近而吾可

得志大抵用兵之法要知地故曰地生量量生數  
數生稱稱生勝每營止可用三千多則五千然多  
多益善攻守之具無事之時不可不講不可不備  
臨渴掘井卒然未善此攻邊之說也

當今禦邊之法較之前代為踈為不專昔漢時高  
帝當匈奴強盛之時又以冒頓之梟雄是以備之  
者甚詳雲中上谷北地朔方遼東西北平漁陽金  
城上郡皆止各一太守專兵專錢谷專刑專舉辟  
且久任但責以地方不失中小勝負俱不計賞  
罰亦不加是以邊臣得盡力盡謀今一總兵而不

與之賞罰之權監之以巡撫巡按守巡郎中一有  
勝負則府通判衛經歷皆得監制之唐朝以一監  
軍而軍功不成况監軍數輩者乎今之巡撫甚為  
無謂既無調兵之權又無臨陣之責凡一切戰伐  
進退俱不干預若何而受彼之賞受彼之罪哉唐  
之初興有資於虜稱臣突厥亦當虜強盛之時宋  
則不須言矣是以當時朝廷之上日夕所圖惟者  
惟邊計耳我

朝當虜之極衰當我

太祖之聖神又值我

成祖之英武中國強盛未有如

今日者夫強則畏弱則忽陟羊腸者不蹶而或仆於平原臨深淵者不陷而或傾於行潦畏與忽使之然也況今我當承平日久彼當教習之餘我弱而彼強矣是豈可以尋常視之哉今當倣漢唐制而行之各邊巡撫皆去之其巡按不必預邊事管糧官听總兵官節制府州縣官俱听總兵節制如巡撫之體小小勝負不必行勘但令地方無事耳國家之制止是來則備之去則守境而不追所以監之巡撫察之巡按錢糧刑名皆不得預舉辟潛移

於巡撫止是防邊將之肆也在今時則當變而通之況此各官之設起自近代亦非

太祖

成祖之法也

天下之事必知之明論之定而後可經理以守之若貿貿然隨事設論日見其煩擾而終無分寸之益今日之定論修邊是也山西真定順天是也邊兵不可常調一則錢糧供給不敷一則以勞待逸此猶較可仍恐有意外之虞古人所謂不戢則自焚矣

今儒生談兵動曰賞罰今提兵者手無一破錢賞何所施

西北之大邊六宣府最為緊要額兵十二萬其次大同額兵八萬其餘各鎮其兵俱少於是華夷一帶界山自山海至居庸紫荆鴈門寧武寧化自崞嵐保德偏關直抵黃河岸自北南視如千仞崇垣拔地而起固天所以限華夷也中古始守以險外以為藩籬居庸紫荆之外有宣府鴈門寧武之外有大同我

國家又設老營堡居庸紫荆鴈門寧武皆設兵將寧化以西乃畧而不備秦時城址猶在若考其地而設兵如鴈門等處虜必不能長驅而入矣若止從老營堡修至寧武亦不為甚費今虜入中國惟老營堡地方乃一大空闕異時虜妄興異志以侵內地惟此塗為便既過老營地方而寧化崞嵐等處無守則天門忻口玄崗陽方之險不足恃矣偏關之城昔在山麓下若虜乘山而攻旦夕可破移於城西築以甬道長不過二里即至山顛上闊二丈高三丈兩面環以女墻設數鋪房虜至以兵守之金湯之固矣



人於念慮未發未應事接物之時檢點日用所為  
有無違理即是戒謹恐懼之一端

善人當好也過於厚非平也惡人當惡也過于法  
非平也中者有權之道焉

京氏易傳至百餘卷必其於四千九十六卦俱有  
所附五星衆星之經留順逆遲速守犯自開物以  
至閉物俱有定局若太乙數之式者惜無所考也  
姑億識之

京氏易若今星士之五星子平但二書論一人之  
休咎京易論一世之休咎

樂記感於物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  
之音本於虞書言志數句來但變其文耳變是清  
濁高下樂記一篇好文字古今有兩篇好文字易  
大傳樂記是也萬世莫及其次則孫武子十三篇  
郭景純葬經

發於聲音形於動靜只此二句盡乎樂矣聲容備  
矣

天地間止一陽氣之流行自冬至至夏至則日升  
自夏至至冬至則日降升於上則為溫為熱降於  
下則為涼為寒陰是靜的物本寒其體也隨陽之

升降為寒熱耳冬寒矣而地下則煖夏熱矣而地上則寒夏至後氣降若何飛灰觀今風匣可知進而吹固生風退而縮亦生風

李文察謂律生五聲不如言律和五聲此說良是人之聲自有五但以律正之而可調然作和字又不如孟子言正字尤好

琴七絃內備變宮變徵正調入散音十一調為宮則各其微為十二宮聲商角徵羽皆然為管各用其孔也

焦氏四千九十六變孔氏之正傳也

京氏直文則以已意衍之也

聲七律十二每律聲鍾磬各十二准十二律今止用一均七而以五為啞古鍾磬每架十二張文收掘地得大樂古鍾十二是也愚意作七架或九變或八或六或七或五各取用之

鍾十二磬十二今止用七餘五不用七者黃鍾一均之備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是止七聲何八十四聲之有是且不成一調何六十調之有

琴徽十三置一為黃鍾半清聲在首其餘十二徽自尾起黃鍾一黃鍾二大呂以至應鍾各按其徽

則每一絃皆為十二律是七聲役過十二律各有七聲所以旋宮有八十四聲調有六十瑟則隨柱取聲如今之箏

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鍾單穆公曰十二辰之鐘也周十二鑄隨月用律編鍾十二長短隨其律口闊則同

特磬十二有長短有厚薄長而薄則聲濁短而厚則聲清

九奏在琴散音一下徽二中二上二泛五上一下

此心最難持非昏昧則外馳

人於匆冗忙迫之時即自省其心使勿隨事俱忙亦處事持心之一法也

人於靜坐時必點檢已行之事則當否可考悔心愧心生庶可補過矣

孔子大聖且每事問凡臨事勿憚數問若恐人已為不知而耻問非克己好善者之存心也

人於不得意處不必自銷沮當審其是非已果是也固當坦然縱是差失只當速改亦不必過於悔愧徒銷沮何益

有聖人之學有大賢之學有賢人之學方念慮未萌時即戒謹恐懼自無惡念之發聖人之學也湯武反之是也蓋無事於慎獨矣戒謹恐懼矣而資未極粹忽然非心萌焉即遏止之不使見之於行大賢之學也過止在心無行過也資又下也遏之未能遂見於行然後悔而改之此賢人之學也故學有三等若堯舜則不待學也

念慮未萌此天理渾全無虧損時人於此時便能存養雖有非念之發遏之較易若未發時不用工夫非心之發如湍水之決六馬之馳其遏難矣

用體驗自見

主一無適存心處事之至要事至若能主一事自不得錯惟方理此事却思別事便有錯

天人之際鬼神之理非深造君子未易言也學者惟篤信孔子之言與行及五經之旨可也

古今學者顧惜名節亦害事一有顧惜名節之心所為便有曲意畏忌之心安得光明俊偉必并其名節而忘之惟義是從天下非之而不顧可也流俗不知之有識之士必知之有識之士不知之天地鬼神必照之天地鬼神不照之吾心不自知之

乎必如是方為大丈夫

學者於此心能戒慎省察則日用之間縱使把持不定小過不及則有之至於逆天拂經損人利己之事必無矣不肯損人利己况肯損國以利己乎苟施者必苟取因忿而損身者必不能取義以捨生見義而攘臂爭先者必見害而潛為自脫之計人忘富貴貧賤不足為大丈夫必忘其死生忘死生不足為大丈夫必忘名節有顧名節之意便是私心

氣失其平而為疾雖孔子亦不能免甚而昏憤亦有之豈惟聖人雖天地亦不能免當寒而溫當暑而涼風雨晦暝早澇為災星辰失度日月薄蝕之類皆天地之氣失其平者也

學者動靜起居雖暗室屋漏之際寢卧之時亦矜持禮節然後接物時從容自得若隱顯不一在人前雖勉強矜持終不自然必有脚忙手亂時見善勇為惟恐人知退焉有慚色此誠於為善者也

一部易經當以一正字為主當看時字才字坤時若不可為若有直方大之才亦可為若六四則括

囊而已

周子無極而太極即老子無生有周子重無字以無為本觀下文云無極之真不言太極可見况原本云自無極而為太極而朱子削去自為二字乃以吾儒正理釋之則亦回護之過矣

先儒謂老氏以有無為二周子以有無一非也周子亦以有無為二有無為一朱子之正論也

余以至無而至有釋無極而太極亦回護也

天地間惟水為最先生自子運至午日長自未漸消短東南始皆水涯水漸落而地出故西北之地

先出地脉按盡故人物漸衰東南地脉

物漸長天地之開也自西北始故天地之

西北始

斗指日躔為六合

人能為善事耻在人先則為己之真者也若揚搢然爭先倡首恐亦非盡善

儒行篇讀之生愧恐非孔子之言也

他書只懸空說箇道理惟易則日用之間事事物物皆有箇處分學者不可不讀

學者養心之法固不可令其放逸亦不可太拘反

為心害正如仙家導氣佛家入禪孟子所言勿忘勿助最好試於日用之間驗之自見

夜氣一節惟孟子有之他儒皆無觀程朱夜氣之說即可見其原無此氣蓋其得於天者未甚粹不如孟子多矣余二十以前未食之前此欲淡然全無及食後則欲心萌矣到明日早時回思昨日之欲此身寒吝真如在穢溺中惡惡臭尚不足方也自悔死迷乎何以至此到飯後時欲心又萌明早却又悔惡懼夫梏之反覆也以此知程朱原無此氣

易比不追其去求其比也而反不追其去何也蓋求士之道不惟招之可以來士雖其去不留亦可以來士若士既入其國不聽其去則士皆謂去就不得自遂入其國不合而不得去士皆懼而不來矣中庸治國平天下曰嘉善而矜不能正欲致善者而用之也

養心之法無問動靜應接推行之際即省察之必合道義而後發無事之時預防此心勿使非念之萌然此心難制一有非念之萌即遏之勿使達之事為之著便是養心之法世儒不曾留心窮理博

學切問妄意忖度乃令學者閉目盤坐名曰收心  
如此必遺棄倫理生事如釋氏可也哀哉夫人自  
少至老無一時無職事焉有工夫終日靜坐一日  
靜坐即一日失學是人自人學自學人與學判無  
相干矣哀哉

遇大事不動心大賢以上事甚難然本無難義未  
至故為難或為毀譽其次為利害又其下則為得  
失矣若疑惑則又係天資學未至不疑惑更說恐  
懼不得子路之死雖不恐懼乃恐懼之最甚者未  
至不疑惑故也

與楊椒山書曰心之當養無間動靜里居之日供  
耒耜遠服賈亦養心之時也臨政之時詰訟獄裁  
檄牒亦養心之時也于凡應對賓客盤桓樽俎莫  
非養心之時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此之謂也若夫凝然正坐却除世事則佛氏之  
養心也吐納導引使不內耗則仙家之養心也三  
代之士最為精粹秦漢及唐質美暗合下此類多  
禪學矣考之經史亦自可見

意是心之發誠意即中庸之謹獨心是其本體正  
心即中庸之戒慎修身則是端九容各有工夫如



燕居之申申夭夭入朝之色勃足躍臨下之莊敬  
享禮之容色之類皆是也傳者釋正修或指其用  
或推其原非正解也

子思之功自靜而動曾子之功由動而靜皆說箇  
大綱孟子之有事勿正勿助勿忘則其中之節次  
也人能敬以持心雖盛暑正午之時衣冠而坐亦  
不覺熱雖熟睡時其體亦自不放

君子當以三代學者為法程庶大節大本不至顛  
覆

此心運而不息有如江河汪洋浩蕩流而不息養

心之道如禹之治水去其壅塞耳若夫閉目靜坐  
使此心如槁木死灰是池沼之澄清耳

此心之大與造化同造化運而不息此心亦運而  
不息惟有動靜耳有冬有夏晝有為夜有寢是也  
此心應事接物時及念慮萌動時此時省察斟酌  
使必合乎理便是養心事物未來念慮未萌敬以  
持之亦養心之道也古之聖人於靜坐之時經綸  
酬度周遊天下亦所以養心也

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朱子釋之曰養德養  
身之切務言語也何謂養德孔子曰先行其言而

後從之只此一句便是躬行之實自是無過言無  
虛言無狂言無戲言無俗言無多言言慎則德成  
日用之間體驗之自見

中庸戒慎謹獨一日行之則一日聖賢一月行之  
則一月聖賢終身行之則終身聖賢雖顏子之賢  
不能不違于三月之後是豈易能哉此段功夫不  
惟可以養心亦可以却疾若把持太過反有以傷  
其心亦能致疾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也此其法也

夜氣牯于飲食以此知仙家忌煙火食但吾儒從  
容而進仙家欲躡等而成飲食豈可廢哉

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化育流行是也道字解  
作路字指流行發見者而言春秋之時世道衰微  
天道人道皆不知而以窈冥昏默者當之故孔  
子明天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子思明人道曰率  
性之謂道皆指流行發見者而言

學不足以合天人一萬物非學也萬物者天地之  
子天下未有子不似父者人之子必似人牛之子  
必似牛馬之子必似馬杏之子必似杏桃之子必  
似桃天人萬物豈有二哉

性道一物也存之於心謂之性寂然不動者是也  
發之於外謂之道感而遂通者是也人有人之性  
人率人之性而行發而見諸行事為道子思所謂  
率性之謂道是也天有天之性天率天之性而行  
發而見諸化育流行為道孔子所謂一陰一陽之  
謂道是也至於凡物卵為性發而為雛知覺運動  
是道也核為性發而為樹榮瘁開落是道也孔子  
逝者如斯子思鳶飛魚躍皆謂是也宋儒於中庸  
解人道則是於易大傳解天道乃謂陰陽迭運者  
氣其理則謂之道則非孔子本旨矣若然是以寂

然不動者為道矣宋儒又謂道為太極太極是寂  
然不動時物道是動而生陽以後物安得以道為  
太極哉

宋儒於中庸解天道以四時日月錯行代明為天  
道亦是而獨於解易則非者蓋於形而上謂之道  
一句未分曉耳易謂形而上非謂氣而上也

且凡之謂字是直指且有曉示群非之義若曰衆  
論非道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豈可解作二義正蒙  
所謂字不如孔子之謂字為的確此又聖賢之別  
一元未闢渾渾沌沌太極之未形也是天之性也

如堯舜之心至靜未感萬理咸具即太極也是堯  
舜之性也一元既動二氣五行化生萬物無一息  
之間河嶽奠動植遂無一物之欠此天之事業也  
是天之道也堯舜之心感物而動發而為言語應  
接敦敘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做出許多事業  
是堯舜之道也

天地萬物本同一氣其成也皆小而大未有陡然  
而大者天開一萬八百年而後天始成地闢一萬  
八百年而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後萬物始  
成子思於中庸著論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

無窮也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  
萬物載焉正見天道流行不息之意宋儒乃謂天  
地非由積累而後大誤矣如此則是木之一出便  
有枝葉花果矣且天地亦有老時自子至午則漸  
長自未至亥則漸消天地渾沌亦以漸而沒若陡  
然如今世界就一時渾沌了亦可傷矣萬物有死  
時天地有渾沌時即今已到未字上以後漸漸一  
代不如一代天地將老乃欲挽而為唐虞三代正  
午之治難矣

由渾沌至於開闢由開闢至於渾沌一消一息未

嘗一刻之停開闢了就渾沌渾沌了就開闢由渾  
沌至始開闢三會由始閉物至渾沌三會則渾沌  
者六會開闢者六會

逝者如斯焉飛魚躍聖賢指其顯著者而言其餘  
如鷄鳴犬吠蛙鳴蟬噪皆化育之流行皆道也其  
小至於蠅飛蟻走皆化育之流行皆道也

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此子張灼見道體之本然他  
人所不能道太虛無極本非空寂只有形不形之  
異耳三五是十五五三亦十五三五雖不同不過  
皆十五但變易不同也形不形雖不同一氣也但

聚散不同也一動一靜一聚一散是謂參五變易  
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此橫渠灼見性命之真故  
敢為此言自孟子言性善之後諸儒不敢為此言  
孟子言性善非謂性全無欲只以當時人皆說人  
性無善故孟子言人性固有欲然萬善皆備於性  
非謂全無欲也孟子嘗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  
親也及其長也無不敬其兄也以為性善之驗若  
果如此則愛親猶待孩提敬兄猶待長若一生下  
時便要食乳卧一污濕則啼雖母就污濕不能顧  
然則人之生欲在先乎善在先乎只為時人謂性

中無善故孟子曰孩提知愛親長知敬兄皆自然之良無待於習可見人性中本也有善此孟子立言之旨也若謂止有善全於欲則以告子之辯豈不能以前理欲先後折孟子處肯默然而服哉未嘗無之謂體所謂氣塊然太虛自漢唐宋以來儒者未有見到此者是以不惟不能為此言亦不敢為此言也

上智下愚與性相遠孔子之言平正的實萬世無弊宋儒謂下愚可移直自誣耳人之生欲與善氣與理同受但曉悟則欲在先而善在後雖孔子堯

舜亦然但不暇修習耳宋儒看不透孟子之意故多強釋於文義似矣驗之人其實非然也

太極未嘗無也所謂無者萬有之未發也所謂有者有是體而無形也未嘗無之謂體太極也如此則諸子之陋不待言而自見矣

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變通二字此君子立身撫世之大權濟事成功之妙用事雖可為卜不可為亦不為事雖不可為卜可為則為之如復國讐討強逆此事之可為者時力不能則宜止越之於吳其讐耻豈可忘之勾踐既已返國事吳甚謹進

西施獻巨木十年來無或怠豈忘吳哉俟時力既  
可而吳亡矣如高貴鄉公忿司馬昭之逆奮然率  
衆討之昭豈不當討時力不可也遂至身亡國滅  
弟之殺兄事之不可為路人知之周公誅管叔蓋  
不如此管叔亦且死而周之社稷滅矣使殺周公  
而周可安周公寧死而管叔不可誅也不獨如此  
大事雖日用之間固有可為而不可為不可為而  
可為者君子當精於義處事每如此安有敗事是  
以可以措諸民也他書惟以義行之而成敗非所  
計易則圖萬全何以能之幾在事前也如殺身成

仁此大好事而過涉滅頂以凶字與之凶者不順  
理也如文天祥之死宋可謂殺身成仁不順理在  
何處非死之時不順理度宗以前是何時也天祥  
不為儉德之避乃出而顯名此時已不順理矣到  
那為相時只得死此而不死愛身負國揚雄之徒  
耳使天祥於理宗之末知禍亂之必至埋名而處  
如荷條偶耕之徒宋室既亡豈無十畝種瓜田哉  
而萬全可保矣故曰有道術以通之道術二字下  
得極好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先至柔而

如所可商作

後動可剛若直以剛動如何可必先柔者為坤也  
力有所不足若五伯之盛直以乾道臨之何必先  
柔當玩一坤字漢高可以當之時未可也力未能  
也鴻門之謝漢中之往垂首而行及其可為也定  
三秦平燕齊滅楚於垓下何剛如之用易君子幸  
勿輕率以禍人之家國也哉故曰積大勢成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聽順則得其常矣  
坤亦不是小物上配乎天坤以陰柔而握乾符故  
先迷而失道後能聽言納諫信任元臣乃得其常  
此節商之太甲可以當之

坤之五幼冲之主有柔中之德如漢之昭帝周之  
成王可以當之然得二之輔周公霍光是也故元  
吉

隋承南北朝之亂至隋季則坤陰已極時當來復  
險難甚矣唐太宗有黃裳之德振而起之成太平  
一統之業李密王世克輩何人而紛紛若此徒自  
殺其身而已然則當如之何不有六四乎括囊如  
四皓可也學者察此則於易也思過半矣

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人處險  
中方寸先自亂處之無道難何以濟心亨不動無



所疑懼則所以謀脫其難者周悉萬全有不濟乎  
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  
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  
涉滅頂凶無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  
三者情異不可不察此節非易之本旨夫易者見  
幾趨時審力合道以求萬全乃聖人之妙用義命  
不足言也橫渠以吉凶二字恐學者既不見幾矣  
及當其時乃為偷生脫死趨利避害之謀故示之  
以此以為未盡易者之防易近老子稍走作了便  
是奸邪過涉滅頂凶此殺身成仁之事凶不順理

衰

也漢之龔勝宋之文天祥足以當之方王氏賈似  
道擅權之時成衰理度衰亂之際便當見幾審力  
歛其德操以見堅冰使人視之如傭夫僕類如此  
莽又安能以祿位加之宋之傾危亦無與於已也  
既不能然勝之聲名已著天祥名位俱隆及莽徵  
宋亡此時而不死豈儒者哉天祥當時不屢圖興  
復隱處林泉如何不可也位登宰輔國滅而全身  
無是理也為二子者當如薰膏之翁可也庶僚百  
官國滅而全身可乎不當為興復之圖乎若有昭  
烈孔明之才不歛其德可也圖興復亦可也執一

而論又非易矣

一 蓼蕭裳華有譽處方皆謂君接已溫厚而下情可  
伸人主之尊如天威嚴之下誰敢盡其情惟人主  
降辭色以誘之則下情始得伸上下之情既通則  
諛毀不敢入彼奸人雖好傾擠諛譖然交情密篤  
彼亦不敢進其邪惟其情意遠絕誣不能明彼方  
得乘機而入故下情通則諛毀不得入諛毀不行  
君臣孚信上下交而德業成令聞廣譽施及萬世  
矣

一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君臣之際其可畏哉大臣

之責危疑之際其難處哉夫以周公之聖遭諛而  
退召公太公身居宰輔責寄安危又與周公皆開  
國功臣所遭如此二年之間曾無一言為之營救  
申明必待成王自悟而後迎周公歸有若權位相  
軋危而不扶者何也此其所以為召公太公此周  
公所以得迎歸此周家所以八百年之靈長也當  
成王之疑未釋苟輕率言之言未必從王若疑其  
朋比則周公之身或不可保并二公不安其位矣  
二公豈為已位之不安哉二公又去則周之柱稷  
何倚焉况以成王之賢得二公之佐天下亦可安

寧故持久以需之易需于穴出而血此之謂也若  
淺識狹度一有為名潔已避嫌之意國家之事去  
矣

周公之居東亦二公之志也使周公不去而周可  
安公亦不避擅權會位之嫌苟焉為肥遯之謀惟  
其不去也內既主疑臣危外則流言易入不終朝  
而禍亂作矣此周公所以引而去也蔡子曰公豈  
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得周公之心矣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尚書洪範衍曰卜五曰雨  
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占用二曰貞曰悔自夫子贊

易之後卜書不傳占法貞悔乃四千九十六卦之  
凡例六爻無動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六爻有動遇  
卦為貞之卦為悔詳見啓蒙

五年一禘王者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  
太祖配之也三年太祫合七廟桃廟之主於太祖  
之廟而祀之四時各祭合七廟之主於太祖之廟  
而祀之四時各祭於七廟而各祀之皆天子之制  
也

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不祭禰明其宗也禮書經  
秦火之後漢儒集成已未可盡信况三代之時與

今時異宜三代之禮嫡庶之分甚嚴者當時諸侯  
卿大夫皆世官不得不嚴正如今之武職豈敢分  
毫違越若通天下而論庶子不祭祖不祭禰設使  
禰無嫡子又無叔伯則二世皆絕不祭仁人孝子  
何以自處仁人君子之為政亦何忍如此安可泥  
古而不酌之今哉

七廟之禮決不可行止以尚書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之文所謂七世之廟非七座廟也禮經諸侯去  
其籍又遭秦火之焚漢儒附會而成至宋儒既不  
以身體又不以理察又不以時日計度遂議定以

為不刊之典今大祭之禮一行須一二時若七廟  
畢一廟而後一廟出一廟而入一廟一日之間亦  
不能周是君臣上下終日不食則奔走登拜之勞  
腹又無食精神疲倦豈能堪乎若祭一二廟而食  
亦無是理也況古禮繁多今禮簡少不過十之二  
一日之間安能周乎若分日而祭古又無是禮也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  
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此二段事同几  
言神位室祊言祀神之所書成王歿設五席兼設  
平生之坐先儒謂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

亦或室或枋之意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蓋以尊統上卑  
統下之義天子尊故統乎上者諸侯卑故統乎下  
者上謂諸侯下謂大夫生是一方謚是一人  
凡祭割烹為要詩書稱馨香之氣蓋鬼神無形惟  
氣而已聞馨香之氣即是享之禮失求之於野今  
天下之人皆言鬼神為聞其氣而已是也古禮割  
烹於廟門之外取其近于神位而馨香之氣未散  
今徒有體薦而不饋食神何所享乎古禮有饋食  
而無體薦者未有有體薦而無饋食者

祭祀用尸其義精深尸不能行也而易以土木之  
像像又不能行也而易之畫影二者猶有用尸之  
義至宋儒謂影像與祖考無干專用木主不知數  
寸之木與祖考有何相干也古人木主之設蓋以  
古人用尸皆以子弟為之高曾祖考無以分別故  
用主以識之今不用尸而獨用主正如今之鄉飲  
主介賓僕之帖獨有帖而無人也

古祭禮無所考其節奏之祥惟士虞禮少牢饋食  
諸章今禮之所無者迎尸送尸九飯告飽獻賓獻  
衆賓獻兄弟獻衆兄弟獻祝獻佐食數節諸章亦

不載旅酬之禮豈旅酬天子之禮歟

古之坐即今之跪儀禮所載凡祭主至神位贊者曰坐是也

氣之性本虛而神虛字為無極字神字為太極字虛而神正是無極而太極氣是陰陽五行

指遊魂為變為輪迴釋氏亦窺見夢子造化夫造化氣聚於形則生氣離於形則復歸於造化釋氏乃謂今散之氣有善惡則復聚之氣為人物故有輪迴之說釋氏亦豈不知無是理哉彼見聖人謂為善得福為惡得禍然有不盡然者故人率怠於

為善釋氏乃謂生雖不得報死後亦須報將驅天下之人使之為善然欺之也聖人之教以誠釋氏之教以偽夫感人以誠猶懼人之不從况偽乎古今之人忠臣孝子義士烈女比比皆然或得其一肢得其一事或得其全體皆入聖人之教者也遵釋氏之教者不過誦經食素削髮捨施以求免於禍甚者殺人為盜乃修齋誦經以求免有一人慈悲遣累如釋氏者哉古今未見講學會友者之為亂假白蓮之教聚而為巨盜以亂天下賊生民者古今多矣何也釋氏以偽立教故其徒亦以偽應

之也其學之是非又烏足辯哉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佛氏以死為歸真生為幻妄亦只是主客之意但幻妄字便有箇無用的意思須是不用此形骸氣性方無累所以彼必絕男女之配絕男女不百年人消物盡方是真誠的道理殊不知天所以為天以其用之不息也若只混沌一塊氣要他何用然此亦自然之理天與聖人非有意安排張子所謂是皆不得已而然者也豈佛氏所能挽而回之今天下之人比比趨於佛氏

而遵佛氏之教者天下無一人也借使人之靈佛氏可以誘而教之盡絕夫婦之交至於物之雌雄牝牡佛氏亦無若之何此真終不可歸也佛氏之教亦窮矣

形聚為物形潰反原此意張子屢發之曰潰曰聚指氣之附形者言古人謂減一尺地則有一尺氣非也地中亦有氣天地間惟氣為交密雖山川河海草木人物皆氣之克塞無毫髮無者張子此說先儒多議之是乃在冊子中窺造化不曾回首看眼前造化之實故邵子有觀物之說而大易仰觀

俯察以得造化之實

詩言駿奔走在廟書言駿奔走執豆籩所謂速如奔馬也禮之嚴如此故有子曰還從容步為貴若大從容則慢矣

在伍則抗而立 在朝則俯而立

長裕不設正如孟子所謂心勿忘勿助長也言自益益人固貴不已其功然須優柔有漸間斷固不可急迫亦不可此為學之要法

孔子刪詩書於詩錄商頌魯頌於書錄魯費誓秦誓兩錄侯國之事係於帝王之後者見周之天下

成之於周公錄商頌者見周之天下得之於商錄秦誓者見周之天下失之於秦始終其辭云耳

江西律呂一策所論皆正但謂黃鐘無十非也黃鐘萬事根本樂之黃鐘無十如分寸尺丈引鑰合升斗斛銖兩斤鈞石豈無十哉新書十數總論黃鐘非止樂之黃鐘也策謂新書不當言體數新書何嘗言體數直解言之耳以此知其學得之於直解

中庸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言道之極于至大而無外正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皆陰陽二氣



之發育即道之發育也天無涯陰陽二氣亦無涯  
即道之峻極於天也

中立而不倚最難非義精仁熟者不能凡事有所  
依憑則不倚無所倚依憑則易至於倚蓋時措之妙  
也如不違乎親意人子依此而行何難之有乎却  
有以違親之意為中者大舜不告而娶是也有可  
其不可者亦有不可其可者豈易能哉中是無過  
不及倚是過不及也日用之間酬酢萬變初無定  
體皆欲合中非得時措之宜者非過則不及矣  
人來請謁者由威福作於己也若隨物應之則請

謁自不至矣有人居官終身而人無一字相通者  
是其驗也

為治之道無過於一誠此心之誠可潛通於夷狄  
通之者非接其人而感化之也非施以德而懷柔  
之也誠立於中國自是不來侵犯莫知其所以然  
而然也學者無以為迂

上行下效有如桴鼓聖賢之言的然無疑余接人  
常帶笑容每升堂見吏人以下及屬官叅謁皆帶  
笑容余自愧何人之慢我如此一日忽自悟曰知  
其由於余也且思聖人有言臨之以莊則敬明日

升堂正色而坐吏人以下勃然變色端肅而立屬  
官參謁者亦勃然變色凜然而退使其以言教之  
雖數十日亦不能成且不能齊自是不待行禁而  
肅清韓尹廷學曰不知近日每入道何故如臨淵  
冰

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只此二句撫世酬物之  
大權經綸勘定之妙用盡之矣銚黃石經亦有所  
遺分陽者以大臨小五霸是也分陰者以小事大  
勾踐事吳是也迭用柔剛者隨時消詳乘執發機  
之用也君子握此安有敗事

為治之道在於平不用刑而人畏不施德而人愛  
則平矣

形而上之謂道氣而上之謂性

苑洛集卷之十八

